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一

明 李清 撰

南史五十一

族子 明山賓

吾於 劉虬 之遴 從弟坦 之亨

陶季直

劉瓛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父惠臨賀

太守

南齊書作治書御史以避諱沒其官

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書曰比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

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廳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不衰矣薦為秘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準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及粲遇害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事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

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
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帝欲用瓛為
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
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
即所授瓛笑曰生平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
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淵宣
旨喻之答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惟保彭城丞耳帝又
以瓛摠明觀祭酒丞如故瓛終不就武陵王曅初為會

稽太守帝欲令瓛為學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繿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

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
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
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
之廳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
此又諸賢所當深察也近初奉教便自希託迹客游之
末而固辭榮級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請四
方之士時有追申白而入楚羡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
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

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瓛姿狀纖小儒業冠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家住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清溪竟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武帝欲為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時子

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鎮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弔服臨送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昏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淵為瓛娶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姑牀上姑不悦瓛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鴝鵒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

下詔為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集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瓛亦以為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牢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捃拾三十卷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儒雅

不及瓛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為武陵王曅冠軍征虜參軍曅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逷目送曰美而艷璡曰斯豈君子所宜言非吾友也遂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荅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其立

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
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雖處闇室如
對嚴賓而不及璡也位至射聲校尉瓛族子顯字嗣芳
父駿字仲翔博識强正名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鞠
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没十許年駿每聞絲
竹聲未嘗不歔欷流涕梁天監初終於晉安内史顯幼
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絶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
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瓛儒學有重名卒無

嗣齊武帝詔爲後時年八歲本名逿齊武以爲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宏行叅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人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五官約爲丹陽尹命駕造之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

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粲謂蔡中郎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博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爲佐後爲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於郊居宅壁再遷驃騎鄱陽王恢記室累中書郎兼中書舍人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莫不慕之顧博聞强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獅子帝問曰獅子有何色顯曰黃獅子超不及白獅子超魏

人送古器自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之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綸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嘆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王人為之憂而反見禮

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爲之銘誌

册府元龜載啓曰顯軌讀藝文聰敏特達合棺郢都魂歸上國夫懷珠抱璧沒世名不稱其爲長太息孰過于斯畧撰其事令輒上呈伏願鴻慈藻其枯骨以慰幽魂

塋於秣陵縣劉真長舊塋子芳恁臻早有名載北史顯從弟數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繹在藩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爲位吏部

尚書國子祭酒魏克江陵入長安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父僧紹改隱逸傳山賓七歲能言明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為廣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江祏上書薦山賓才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祏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初置五

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歷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為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累遷御史中丞四年東宮新置學士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賑民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就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

稱奇夸齊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之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還淳反激薄停澆矣五年又假節攝北兖州事後卒官

册府元龜載山賓卒後太子與殷芸曰北信至明常

侍遊至殞逝此賢儒術該通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
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攝官連
率行當歸與不謂長往渺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為悲
端往矣如何其酸感如此
贈侍中諡曰質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
疎通接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
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子震亦傳父
業位尚書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遐亦知名位都官

尚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明得尚書吏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於太子中庶子明氏南渡雖晚並有名位自宋至梁為刺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徙居江陵父道驥西安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

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翅
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
字子貞一字貞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未嘗失色
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仕齊為編令治有
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為
仁化所感徒孱陵令到縣未旬易至家遺疾黔婁忽心
驚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驚其忽至時易之疾始
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取以嘗

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於冢側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寳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欲示不違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士民便之元起卒于蜀部曲皆散

黔婁身營殯歛扶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㕘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遞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弟於陵字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荆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民吏所稱梁天監初為建康獄平後

累太子洗馬舊東宫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舍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宫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爲美累遷中書黄門侍郎後終於鴻臚卿弟肩吾字愼之八歲能賦詩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綱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揺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王爲皇太子兼東宫通事舍人後爲

太子率更令中庶子蕭文聞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

徐擒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

初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

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

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闡緩

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

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

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

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自犄摭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昔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

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
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為拙
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
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
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
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從以煙墨不言受
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
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

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言子建一共商確辨兹清濁使如涇渭論兹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黄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處

梁書有曰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藩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

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
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令可
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
三國典畧載詩曰髮與年俱暮愁將罪共深聊持轉
風燭暫映廣陵琴
子仙乃釋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
領義陽太守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
顏氏家訓曰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

髮猶黑

于信見北史

劉虬

南齊書作虯

字靈預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禄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休祐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静處常服鹿皮袷斷穀餌朮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嶷為荆州教辟虬為

别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虬等各修牋答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節卧疾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

冊府元龜載書末數語曰虬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館之力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

洒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燼敬加軾迴之義

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調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

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昉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也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後為荆州刺史從事梁簡文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稱強記之

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墜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嘆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歷秘書監出為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

命絕離異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
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
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後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
邁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
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
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夸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
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
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

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
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
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
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畧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
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
子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叙傳載班彪事
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
為次揔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

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伏勿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仕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為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

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遂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悦詔答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闕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甚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畧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

侍夏景試欲推尋若温故可求别酬所問也始帝於齊代為荆府諮議之遊父乱隱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闅乏遺就乱換穀百斛之遊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躓士云何能得春顧與其米乱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為帝之遊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遊頗知仍雖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遊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鬬化為支道林及之遊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

此之遴一生氣節應為時人欽敬何云笑之史言謬
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
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
集五十卷子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
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
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
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
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

對武帝臨荆州唯與亂談亂見之遜之亨帝曰之遜必
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
仍代兄之遜為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湘東王繹諮議參
軍敕賜金策并賜詩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
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為行臺承制途出本州北界摠
督衆軍仗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
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克復軍士有功皆錄
唯之亨為蘭欽所訟執政因陷之故封不行但復本位

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絶域為文吏所抵宦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臨封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右既不協懼為所害故出代之遴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帝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否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荆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令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民稱之及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

渚宮舊事曰之亨在郡常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旣明人遺生鯉二頭之亨曰是矣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之亨弟之遐位荆州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爲御史中丞隨莊終鄴中

虬從弟坦字德度仕齊歷孱陵令南中郎録事叅軍所居以幹濟稱梁武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

梁書載坦言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専周武士則民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畏不振必欲鎮静州城軍民足食則無踰老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常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

梁書曰坦下車簡堪事吏分詣十郡悉發人丁運租米三十萬斛致之義師資糧用給

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

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内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泛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不閉城門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狀乃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無所問州部遂安梁天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視若奴婢輩撻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啼不食路氏生溓渢怜愛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月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為渢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溓有識後事渢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後行渢妹適江祐弟禧與祐兄弟異常自尚書

比部郎後為始安王遙光諮議專知腹心任當顧託朝野向渢如雲渢忌之求出為丹陽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及遙光舉事旦方召渢渢以為宜悉呼佐史渢之從丹陽丞也遙光以蕭懿第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為諮議領錄事及召入遙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遙光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脈遙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令出須臾渢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

殄渢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坦歷生至
與渢俱勸夜攻臺
愚按遂光殘忍狂悖有成事理否不勸之無反而以
攻臺勸即攻之亦無成若非一死不免長惡
既不見納渢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
年坐滅族矣及遂光敗渢靜坐園舍瀟為度支郎亦奔
亡遇渢不復肯去渢曰吾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
無相守同盡荅曰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既相逢何

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㣲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

愚案南史列二人孝義然不得死所何義之有今改

雜傳

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黄門郎叔夜年十六為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遂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之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自殺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其祖

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一
季直時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
孫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
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
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號聘君後為望蔡令以
病免時劉秉袁粲以齊高權盛將圖之秉素重孝直以
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因辭不赴俄秉等敗齊初為尚書
比部郎時褚淵為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為司空司

徒主簿委以府事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諡
文孝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諡恐非具美不如文簡
儉從之季直又請為淵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節
南史初置季直於孝義傳然粲秉宋室忠臣也季直
捨粲秉而就淵智有之忠安在且淵之失節何足立
碑有吏節而無臣節宜改雜傳
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鎮西諮議參軍齊
武帝崩明帝相之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取容頗忌

之士為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乃留為驃騎諮議叅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為政清静士民便之梁臺建為給事黄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絶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殯歛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論曰劉瓛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餙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庾易劉虯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已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適見嫉時主或以非疾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已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不弘元后多忌梁祚不永其以是矣

劉渢兄弟不得死所與柳叔夜而三陶季直不識逆順以齊臣嬰梁官直寄焉耳附之齊末宜哉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一　南史五十二

梁宗室上

昭明皇帝 子安皇帝歡

吳平侯景 子勵 勸 劢 勃 弟昌 昂 昱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 孫孝儼 業弟藻 猷 猷子韶 駿 猷弟部 淵明

永陽王敷　子伯游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敷　子象　象子慥　臨川王宏　另見　子正立　正仁　子正義　正信

昭明皇帝諱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帝年垂强仕方有冢嗣時徐元瑜降蕭穎胄暴卒時謂三慶少日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時年幼依舊居于内拜東宫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宫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

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講孝經於壽安殿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年十二於内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皁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名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為具言于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獄誣人誘口獄翻縣以

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孥戮令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數十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宫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

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奏輟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周

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議云傍絶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舍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甞經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

樂為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自心樂聲自外書疏自内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宫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絶帝勅中書舍

人顧恊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强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胷中亦圮塞成疾故應彊加饘粥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甞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塡塞于前太子明于

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耶因便嗚咽四月乙

巳暴惡馳啓帝比至已薨

梁書載司徒左長史王筠奉詔作哀辭曰式載明兩

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

奉嗣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弘莊肅

内含和愷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

寛綽居心温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

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軒緯掩精陰羲弛極

纏哀在疚隱衘恤孺泣無時蔬饘不溢禫遵踰月哀
號未畢實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恂恂金
華玉璪玄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
幾是理勤慎庶獄勤恤闤市誠存隱惻容無慍喜殷
勤博施綢繆恩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師畢
躬待傅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辨
究空微思探幾賾馳神圖緯研精爻畫沈吟典禮優
游方册縻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畧包舉藝文編

該緗素殫極丘墳勝帙克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
魯揚芬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
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總覽時才網
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圃四
友推德七子慙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
輿接席摛文掞藻飛觴汎醉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
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
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

霾恒燿山頹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諮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纏痛循嗣長號躃蕚增慟慕結親游悲動氓庶憂若軫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開司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饛饛狐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游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鄴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轔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

前望國都而不踐陵脩阪之威夷溯平原之悠緬驎

蹀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於簫籟

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旣將

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于

容質嗚呼哀哉即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閟傳聲

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徽諡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于

天地維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愧嗚呼哀哉

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諡曰昭明

豫章王棟嗣位追謚昭明皇帝後梁因之

五年庚寅葬安寧陵

孝元帝之世昭明陵掘骨焚見杜𦞦傳然唐世之八

葉宰相自如也袁家老父何說牛眠耶

詔司徒長史王筠為哀册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

宮門號泣滿路四方甿庶及邊徼之人聞喪皆哀慟太

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剃子者問之知以清道驅人

太子恐傷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食中每得蠅蟲類密置

梓邉恐廚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閤小兒攤戲後屬
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
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
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集二十卷
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英
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後世文選自昭明始
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

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詧封岳陽郡王
警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户女悉同正主
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為異帝既廢嫡立
庶海内嘩喈故封諸子大郡以慰之詧流涕受拜累月
不食詧後梁宣帝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
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
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
得地於帝為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

圖墓者謂其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䰠雅者初並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踈於雅密啓帝云雅為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蠟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乃止唯誅道士太子終以此慙愧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綸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郡以誘略之罪牒宮簡文追感太子冤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為宮直後方知之即日驅出先是人間謡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

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為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為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于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承大業又以心銜太子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

謚安王子棟嗣及即帝位追尊歡爲安皇帝棟改帝紀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曰其後必大仕宋終治書侍御史生三子長尚之次文帝次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卒于步兵校兵崇之仕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永明中錢塘唐㝢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景崇之子也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爲永寧

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
景為政乃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之
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
許永元二年以長沙王懿勲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
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時天下未定江
北傖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
日皆平武帝踐祚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詔
景母毛氏為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

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民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賑恤又為饘粥於路以賑之死者給棺具民甚賴焉天監七年為左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故不得久留中尋出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荆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羣蠻羣蠻渡漢水來降議者以為蠻累

為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為矛盾若悉誅蠻則魏人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澇溝大破之

梁書曰生擒志長史杜景斬首萬餘流屍覆漢水

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民修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淨抄盜絶迹十三年復為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

益事月加祿五萬景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在朝為衆瞻仰於武帝雖屬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為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即宅為府景越親居揚州滌泣固讓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畏敬如此還都督郢州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別為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齊安

竟陵界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魏魏即禁塢戍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走至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矛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甍于郢鎮或以路遠秘其凶問但云疾漸勵即奔屆江夏不進水漿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絶會叔父曇下詔獄

勵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命悲慟嗚咽傍人亦為隕涕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内史郡多猛虎常為人患及勵在任虎暴為息又遷豫章内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從廣州刺史去郡日吏民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送勵勵人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岍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挈鱐魚自送舟側奉上之兒童數十人入水擎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為

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絶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詔以本號還朝而江西俚帥陳文徹出冦高凉又詔勵重申藩任未幾文徹降附勵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臺於高凉郡立州敕仍為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為刺史徵為太子左衛率勵性率儉而

器度寛裕左右嘗將羹至胷前翻之顔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記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弟勸勸弟勔改南康王會理傅勔弟勃位州刺史封曲江鄉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為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荊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南為廣

州刺史後江表定

資治通鑑曰勃自以非帝所授內不自安帝亦疑之

勃啓求入朝

以王琳代廣州以勃為晉州刺史勃還居始興以避琳

魏克江陵勃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為太

尉尋進為太保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資治通鑑曰勃在南康聞其黨歐陽頠等軍敗軍中

恟懼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殺勃

愚按勃於梁元即位則求入朝於陳武纂位則舉兵是能不忘宗國者吾取之

景弟昌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人家或獨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宗正卿屢為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悸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兗州初兄景再為兗州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方之馮氏微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

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
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
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妖惑
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為領軍將軍久
之封湘陰侯出為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弟昱字子真
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游冗雜尤善屠牛業
以為常於宅內酤酒好騎射歷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
武帝以為輕脫無威望抑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

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普通五
年坐於宅內私鑄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
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
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為晉陵太守下車勵名
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奸吏旬日間郡中大安俄暴卒
百姓行號巷哭里市為之諠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
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
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民相率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

詣都表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為東昏所害敷暢齊建武中卒武帝踐祚並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吴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少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子貞行參軍襲臨湘縣侯歷晉陵太守以善

政稱永明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又遣氐帥楊元秀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裴業據豫州叛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說懿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罪懿不答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起事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名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入援梁武帝馳遣虞

安福下都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
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後仍勒兵入
宫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
託以外拒則威振内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
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並不從慧景
遣其子覺來拒懿大破之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
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時東昏肆虐茹法珍
王咺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既勲高獨居朝

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

梁書載法珍等說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

在晷刻

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自古皆

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邪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

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

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宣武給

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

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
是日即見褒崇戊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
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
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
散騎常侍王份奉册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
尊號既先畢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譏之
梁書所載不然武帝知禮詎肯為此已改正本紀
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為太子舍人懿之難與二

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收嚴秀付建康獄拷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免禍天監二年襲長沙王歷秘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運私邸米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以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虎爲暴無故相枕死郡人唐睿見虎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虎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薨謚元王集行於世子孝儼嗣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

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
景陽山等頌文甚美帝深賞異之薨謚曰章子脩嗣弟
藻字靖藝仕齊為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為
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克劉季連功恃宿將
輕少藻藻怒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
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
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
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盾禦箭又命除之人心

大安賊乃大遁藻命騎追擊平之九年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在蜀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已無所私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兗二州刺史頻蒞州鎮民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以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班師為有司所奏免官

削爵土八年復爵武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皆如迦葉吾復何憂累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帝每以此稱之出為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彧率兵入援及臺城開加散騎常侍景遣其儀同蕭邕代

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剪逆賊正當同死朝廷耳不食累日薨弟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叛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矟曰後人來可令疾馬欲及日破賊俄

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是日獻大敗苟兒獻在州頗僭濫容筵內遂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為憾還都憂媿成疾卒謚曰靈以與神交也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為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為說乃疏為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繹聞而取視謂曰昔王

韶之為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亂離韶亦可為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為太清紀其諸議論多謝吳為之韶旣承旨撰著多非實録湘東王徳之改趙繼懿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清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甚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曩日時賓客滿

坐韶甚愧弟駿另見猷弟朗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
歷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羣下患之記
室庚丹以忠諫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立功自効初丹
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儁才與伏梃何子朗俱為
周捨所狎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
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既而朝賢皆詣丹不詣景休
景休悅乃悉還之為建康正坐事流廣州朗弟淵明字
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為豫州刺史

士民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求樹碑州門內及牌匠採石肥陵淵明乃廣營廚帳多名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民也帝旣納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淵明乃拜表求行固請許之會理已至宿預詔以淵明代爲都督水陸諸軍救彭城大圖進取敕曰侯景志清鄴洛可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沉孤城自殄愼勿妄動淵明師次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灌

彭城水及于堞不沒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淵明謀略不出號令莫行諸將每諮事輒怒曰吾自臨機制變勿多言衆各掠居人淵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淵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入陳苦戰伯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具良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懼其出使人名之遂相與南

還淵明醉不能興衆軍大敗淵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東魏魏孝静帝登閶闔門引見淵明及諸將帥讓而釋其禁送於晉陽渤海王高澄禮淵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餘年聞彼禮佛文嘗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梁主厚恵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

北齊書又曰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非梁主本心直侯景扇動

耳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吾不敢違先王旨侯
及諸人並即放還
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淵明書告武帝帝方致書慰澄
資治通鑑載武帝與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
薄省啓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隣睦
東魏除淵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
西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淵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
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是時太

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漁軍漸進

梁書王僧辯傳載齊文宣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陵極為冲藐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枝强終古所忌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望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艫迎立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淵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

資治通鑑載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倘能入朝同奬王室伊吕之望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

及渙破東關斬裴之横僧辯懼乃納淵明

梁書王僧辯傳載僧辯啓曰奉敕復具動止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舳艫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宫丹陛候六傳之入

於是梁與東波齊師北反淵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迨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境内

愚按北齊書載淵明詔末云可大赦天下惟宇文黒獺賊詧等不在赦列可發一哂

以方智為太子

梁書王僧辯傳曰初僧辯遣使迎明請以敬帝為太子明答曰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但

世道喪亂宜立長君若建承華合歸皇胄心口相誓
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
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章馳詣齊拜謝齊遇淵明及
僧辯使人供宴會俱從豐厚一同武帝時使及陳霸先
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為敬帝而以淵明為太傅建
安王報齊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仍請稱臣于
齊永為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
齊人徵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淵明疽發背死時

王琳與霸先相抗齊文宣又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祀
追諡淵明曰閔皇帝
永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少有學業仕齊為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民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荅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為廬陵王寶源諮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天監二年子伯游嗣伯游位

會稽太守甍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有美名仕齊卒於太常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謚曰宣子元簡嗣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謚曰孝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仕齊為太子洗馬與宣武王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曰

簡無子詔以長沙王第九子象嗣象字世翼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長深宫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虎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虎皆死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累遷秘書監薨謚曰敦子愷嗣愷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救還藩尋為張纘所構書報湘東王繹曰河東桂陽二藩犄角欲襲江陵湘東乃水步兼行至荆鎮愷尚軍

江津不以為意湘東至乃召慥深加慰諭慥心始安後
留止省内慥心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平樂侯正義字公威臨川王宏長子宏别見正義初以
王子封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
廨宇待駕初京城之西有别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
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
有小亭登降甚狹武帝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
傍施欄楯翌日帝幸遂運小輿帝悅登望久之勑曰此

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
東帛後為東揚州刺史卒弟建安侯正立初封羅平侯
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為世子正
立儆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表求讓兄帝甚嘉之諸侯
例封五百户正立改封實土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户後
位丹陽尹卒謚曰敏子貴另見正義弟正信封武化侯
與正立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
王繹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為嗤己也給常握握

位給事中卒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二